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之十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紳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壬辰八年春正月戊戌夜月犯軒轅左角星○致仕南京

吏部尚書魏驥卒特年九十八○癸酉曉刻月犯金星○二月

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勅吏部右侍郎

葉盛詣陝西會議邊務

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

卽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

九一  
一  
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啟行。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令畱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裳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卽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三月。賜進士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陞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余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子俊請盡釐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弟子員。俗多農地。不圃藝。子俊又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

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山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邊牆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北不絕空處築堦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躐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惟剗削設險

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釐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自二月至千夏四月。京畿不雨。運河水涸。○兵科給事中梁璟上言。荆襄討賊濫殺不聽。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榜討張寬。御史劉絜。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畧無紀律。以

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過者。豈出旱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藩。惟便身圖絜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爲所誘。伏願陛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判襄沔民爲忠。中外皆以爲慮。今忠等奉命祛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項忠上疏辨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辯說者謂流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謫戍并家屬幾六萬人。能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定安輯之言。難乎免於公論矣。

秋七月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有如牛者。五州之北山。

三日裂成溝長半里○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千人爲文  
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

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頻  
年天變於上而星好示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泛溢或炎  
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  
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  
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  
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西征北伐  
捐軀隕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修寺之初臣等失於論  
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此而又不言如  
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



濫國證斯正矣。不允。

陸瑜致仕以王榮爲刑部尚書

先是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鞫之。達銀鍊反狀已具。及會審瑜獨明其寃。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馬順輩。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其平恕寬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

鴻臚序班魏完以其父驥辭拜上聞從之

鴻臚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千家臨終語臣母

曰我卽歿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典。惟上裁處。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虜寇平涼臨鞏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

時追虜至于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功二百尋。命總制陝西軍務。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努濫答力理國事。○九月虜寇常州。至于固原。好水川巡撫都御史馬文

升擊敗之

時馬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洋嶺虜至遇伏驚遁盡  
牽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曰得勝坡

十一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鈞鈴

癸巳九年春正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以尹旻爲  
吏部尚書進葉盛爲吏部左侍郎改陳俊吏部右侍郎

初外議每擬王槩代姚夔爲吏部而內閣商輅亦銜尹  
旻諷姚夔意於王旻聞之懼百方經營至是姚沒適商  
內閣以妻喪在告旻乃叩太監殷勤勿俟商出覃遂引  
東廠刺事常太監入奏謂外議人望皆歸於旻遂諭內  
閣擬旨內閣彭時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禮諸太

監曰只舉在此者彭乃擬吳陞冢宰

命梓宋儒朱熹通鑑綱目以傳

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修  
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畱意於  
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一  
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三月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命各巡撫賑濟之○夏四月  
辛酉朔日有食之○遣禮部侍郎劉吉祭告東嶽東鎮東  
海之神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  
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

麥稿民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  
乞詔廷臣講究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上曰  
山東旣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  
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  
之神以祈雨澤

五月進內閣商輅戶部尚書高安禮部尚書○起致仕禮  
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

六科給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  
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污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愆  
遣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  
仕庶得始終保全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特起

用之所言不惟。

六月直隸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及河南懷慶府大雨水○延綏徙鎮榆林○秋七月南京兵部尚書程信致仕○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計復哈密城

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擅阿力所併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削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

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且速擅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谷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性。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八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

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歷陞前職。丰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疏許之。因久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九月賜永平府伯夷叔齊廟額。令有司春秋致祭。

九月永平知府王爾泰伯夷叔齊廟在永平境內洪武中。有司奏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祝文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命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於河套尋還掌院事

越以右副都巡撫大同。歷陞左副都。右都左都御史。是年復出延綏。搜套搗巢。斬虜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

逮給事中韓文等於文華殿。考訊尋釋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與梁璟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啟鑿。列其罪狀。薦故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語頗涉。



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上怒解。尋釋之。

土魯番速檀阿力掠哈密王母以去。命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之。弗克。

是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子罕慎。避居苦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伺我塞下。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土魯番。遂還。王母金印。竟爲阿力所留。益侵我城郭諸夷。

冬十月虜寇廢寧。帝閱列侯諸將于西苑。以英國公張

懋掌中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以王恕爲南京戶部侍郎○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十一月上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羽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環劉健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滄分爲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命暫停徵馬

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徵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喪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西北邊事宜

刑部主事張鼎上疏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固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丘効勇而鄉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

寇關門不備或有矢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  
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每以供  
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徒綬德鎮  
城于榆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灾荒軍民役歿  
者萬計牆亦旋傾虜竟入套

甲午十年春正月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上言順天應  
天鄉試事宜

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鄉試舊制以御史二  
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察事端以祛積弊  
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長素行端介者毋徇  
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都司官軍毋定京營之

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托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卽內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子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詔從之

二月罷支運爲改運

是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先與軍船名爲改兌○陸錢漕河圖考曰禹貢冀州夾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將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懸卽邪負海之御

輸北河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  
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  
山東或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  
伍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  
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環城作斗門以  
遏支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  
州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  
徙東河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  
勞費不貲少有成効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並行未幾  
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  
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州自古東北入海以致力導

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東海運如故末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河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大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三月吏部侍郎葉盛卒○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都  
察院事

先是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  
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  
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旣不言而又過  
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夏四月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爲陝西慶陽府判  
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與法徇私市恩鈞譽臣堅  
以理法執請謙姑爲信從而心寔恚恨伏望調臣別用  
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  
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可調邊方



駙馬都尉馬誠請錄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許之

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弟得肄其中馬誥身非科貢父非大臣而馬誠爲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也誠之狎恩蠹政誥之夤緣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秋七月刑部尚書王槩卒改項忠爲刑部尚書○八月以周洪謨爲國子祭酒○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冬十月虜加思蘭大掠莊浪寧靜至于鞏昌平涼滿魯都寇宣府○太常少卿童軒掌欽天監事○十一月致仕兵部尚書

孫原貞卒○十二月以翰林編修李東陽程敏政爲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

時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  
額金場淘前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  
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  
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乞 益  
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開府梧州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謫議  
遂起鎮守內臣黃沁忌雍束縛不得肆族人上書誣雍  
上爲遣使卽訊雍乃引疾乞歸

李孜省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孜省時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得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乙未十一年春正月賜立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祠于

上杭縣命有司春秋祀之

以天順間討賊成也

○二月詔閉河南宜

陽等衛銀洞

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鏗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脉微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封閉之

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皇○三月賜進士謝遷等二百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卒謚文憲世稱彭文憲之貞朴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云

夏四月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南城縣○進商輅文淵閣大學士以吏部侍郎劉珣禮部侍郎劉吉並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命欽天監所占天象會本封進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濟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己未辰時金星書見于巳○命究團營虛冒之弊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費抑恐兵政日弛上命究理之

五月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文武大臣請立皇太子

悼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官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於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弁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會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爲首奏進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

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於是禮部固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樞楷祭筴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乃定。

廢名曰祐橙。

六月皇妃紀氏薨。

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具衡往治。萬貴妃卽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蓋不能無疑云。

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兵部尚書白圭卒改項忠爲兵部尚書以董方爲刑部尚書○秋七月朶顏等三衛夷請開馬市不許○八月命濬舊通惠河○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

刑部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敘補詔從其議

冬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貢近有納



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穉。而撥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置。必在學。曾爲廩膳者。方可與臣等相蒸。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上從之。

十一月立皇長子祐樞爲皇太子。○十二月尊邨戾王爲

恭仁康定景皇帝

上嘗召見大學士商輅從容議及卿王監國時事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諡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改南京戶部右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名下跟隨指揮郭景帶伴戎達公差入京謀領勅諭前去交趾交趾道從廣西景回雲南見錢能能圖安南寶石尋令百戶蔣雄等護送景弁達等在道臨安蒙自至交趾見王行五拜三叩頭禮交趾王送景等銀扇茄南等貨隨辦方物遣使何宣等欲同景等從兩廣入京進貢景欲還報錢能詐稱尚齋駕

帖雲南取討禽鳥藥材。若是進貢就同從雲南去較之。兩廣尤近交趾。依遣同行。至蓮花灘。景等詐脫身先報。蒙自縣時守邊千戶等執非安南貢道。阻不容進。何宣等堅執必從雲南經過。於是沿邊一帶及腹裏寧州通海等處軍民驚駭。流徙躲避。錢能乃同總兵三司差官撫諭何宣等始還。錢能仍差郭景戎達盧安蘇本楊能。遍歷干崖南甸蠻莫孟密隴川芒市路江各處外夷地方。誅求寶物。郭景強取孟密頭目混整第三妾許爲討冠帶。開衙門管事。孟密屬木邦宣慰管轄。木邦衙門設自洪武永樂年間。降與金牌信符者也。孟密以郭景許設衙門。遂與兵殺木邦宣慰多丕悶及其男罕糯法多。

活法奪其地方。木邦告急。怒至聞之。劄行金。方進設  
法捕獲郭景。景訴皆錢。公收拾異樣物件。我聽使之人  
敢不依從。景遂懼罪投井。戎達等對款承伏。恕具疏參  
奏。太監錢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之君。誣上  
行私。不義孰甚。并郭景等合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  
後世事。君而有二心。及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  
太監錢能。又差指揮姜和。散官吳源。勇士錢總。百戶劉  
安。及義男錢伍。絡繹灣甸州。需索金銀。不計其數。土知  
州景拙。法病故。男求承襲。土民承應不起。俱迺移別地。  
田土拋荒。請給榜文安撫。恕又具疏。仰惟我太祖高  
皇帝統馭天下。慮恐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假托公差。爲名

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勅諭金牌信符及勘合底簿關防詐僞以盡撫綏之道立法甚嚴是以臣民遵守不敢違犯夷人得以安生莫不慕義向化恪修職貢自太監錢能至雲南倚慢自賢罔遵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公營私需索攪擾失夷人心職貢因之以缺合無差官將錢能各犯拏解到京查金牌信符勅諭事例治以重罪則法令昭明而奸頑知所警懼恩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矣

亂加思蘭寇宣府○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南京陰霾蔽日○以翰林編修陳音爲侍講○加內閣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

書○三月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提督兩廣軍務  
兼理巡撫

都御史朱英奏廣西徭僮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  
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  
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卽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  
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  
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  
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  
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叅政袁愷復  
招出馬平等縣徭僮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紱招出蒼  
梧等縣徭僮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

朔寺縣徭徼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頃忠等言兵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勅獎之

夏四月御史薛爲學請勅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詳議兵備御史薛爲學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虬加思蘭亦自稱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况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流星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不日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日器械不備則曰糧

餉不給失机貽患可勝道哉工命所司詳議以聞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  
高山衛四儒學○六月通惠河成

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潭河口凡六十里

以翰林修撰劉健爲右諭德○王恕陞右都御史仍巡撫  
雲南

鎮守大監錢能銜恕叅奏誣稱御用大監錢義傳旨分  
付進貢禽鳥順差指揮郭景尋買寶石及得黃鸚哥一  
架僉事方進提取郭景計令身死將寶石抄送巡撫王  
都御史處驗封遺有黃鸚哥合差指揮熊誌送赴王都  
御史轉進又稱王都御史不容當職在邊鎮守仰都布



按三司轉行巡撫作急奏聞將年例所貢之物盡行董去將當職發遣施行三司以其言具呈恕復上疏曰臣思錢能故爲此言將以中臣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歟下情戰慄豈能自己故不得不昧死言之且錢能在雲南述年假以地方爲名差官盧安蘇本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搜害夷人所得之物十分爲率錢能與盧安等先剋落八九分止有一二分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錢能恐怕郭景到官說出真情就差人齎帖子及令人寫簡帖報知郭景得方便處自計分曉因此郭景投水身死今却平空造此浮浪之言臣再思向者學士商輅嘗言却

貢獻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陛下慨然允其所奏者亦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夫何詔旨已頒行於天下而錢能不爲意公然以進貢爲名差人前去夷方索要寶石禽鳥等件方命擾人莫此爲甚臣聞漢時鳳巢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鸚本綠羽而今黃其羽豈非所謂野鵲變色之類不知錢能何取於此遣人遠涉徼外擾害取之將以進獻不知朝廷何少乎此亦不知朝廷無此何所損有此何所益乎抑不知錢能何忍故違目前詔旨而必欲進乎萬一朝廷納之何以使天下臣民之無疑乎臣愚以謂此物誠不宜受况雲南數年以來盜賊竊發地方不寧若禽鳥若金燈籠寶石屏風

等項之貢絡繹不絕行居騷然近來少息人心稍寧若  
又容進此物豈止前數事而已其弊蓋有不可勝言者  
臣又聞不寶遠物則遠人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卽今外夷久缺朝貢之禮交人漸有不服之心此正  
朝廷及外內臣隣無怠無荒之日豈宜設耳目之玩忽  
不虞之戒伏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今日守成之  
不易明降詔旨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守備鎮守  
內外官員一應花草禽鳥寶石玩好物件一切禁止不  
許貢獻願陛下畱心聖學專意政事未爲華夷之主天  
下幸甚○時王恕參奏太監錢能指揮盧安等都察院  
覆奉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碍錢能

奏來處置遂命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朱鑑領齋首  
意公文至雲南提取事犯盧安等方在鞫問忽有雲南  
中衛百戶汪清自京師復齋白駕帖與鍾郎中宋百戶  
蓋錢能交通內侍詐圖輕脫也恕復上疏曰臣伏見五  
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各處  
公幹或提取犯人皆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  
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  
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字皆所以防詐僞也今聞齋來  
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  
所以不能無疑也臣所疑者無他只爲事體不一何則  
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

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有駕帖  
內有賜歿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歿乎將不歿乎  
果出於上意而不歿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  
歿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駕帖之出誠不可無  
印信臣以疎遠孤踪劾奏多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  
狼之尾撩虺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前項事情  
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  
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  
地方騰衝一夫啟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  
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  
涕今日錢能所爲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抚其地  
風聞其事亦當爲陛下言之况交通外國之事兵部見  
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攬擾夷不之事木邦等處節  
有緬書告訴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豈敢容私意於  
其間哉夫居其位則思歿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  
苟利祿臣則不忍爲也有此情悃干冒天威

秋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

母曰袁氏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

上言荆襄處流民事宜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  
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忠等  
開懇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吳千

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飢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修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卹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秋七月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  
時滿都魯亂加思蘭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乃以兵部右  
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兵備以防之文升抵遼東繕城  
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人覘之有備遂不復發○  
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蔽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  
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  
遇有緊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  
迄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  
可行易於應援或遇水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  
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  
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



甲午與具  
卷之一  
二四  
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西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纜  
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  
誤事從之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燉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京  
師有黑青○妖人李子龍伏誅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  
女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  
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  
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暮夜  
各持刃張燈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此  
怪初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

訴於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聞上云不知  
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  
狸蓋不啻二十餘枚蕪旬始息○成化丙申秋一妄男  
子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山廣  
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  
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出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  
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子龍  
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說遂更名子龍  
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批  
其命有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謂與江朝所言符  
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單匠楊道仙家因與

內使鮑石羽林衛百戶朱廣等。徃還情稔。皆爲所誑。乃  
資經潛住太監韋舍外宅。鮑石等皆謂此人不凡。咸尊  
敬之。引雜宦豎入內。登萬歲山上殿中。憩息御床上。而  
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佯禮爲佛  
叩頭。傍坐頗有非分之冀。舍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  
隣有識者竊議。從來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族  
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校竄三人其中。亦以投禮爲名。  
漸聞約束。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徃真定府舉事。卽白于  
太監黃賜。賜遂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  
物。舍被逮。至錦衣獄。遽殞絕。或疑黨類。鳩之以滅口。其  
執蓋司扇諸宦侍。見舍死。皆不輸情。惟子龍尤甘心就

次自謂享用過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憲李賓王越等恐有所污。咸呵止之。節畧招詞具揭帖。與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懼禍。處決于龍等。俱如律而誥宦侍止。發南京爭軍而已。

八月降刑部主事鄧存德爲山東寧海州同知。

僧錄司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鄧存德鞫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比道堅欲緩其事。存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訐奏方黨比道堅。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大學士商輅奏停內廷齋醮從之

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  
迺者傳聞皇上又於官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  
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  
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事臣等竊詳皇上爲此  
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  
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  
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  
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  
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爲天  
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愆毫不

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  
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矣。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  
送庫收貯。

薊州總兵馬宗疏請法司問發軍徒充兵及招集逃軍等  
事下兵部議。

馬宗奏。比者兵部以孛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  
兵備。以戒不虞。蓋孛顏北虜。往往由喜峯口入貢。熟知我  
邊虛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二千  
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  
謫戍。因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  
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峯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

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以囚徒。宜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巡撫都御史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上言。車戰事宜。命已之。

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柝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柝一具。共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命所

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并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鍊。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稽之於古。如莽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輛。遂造大漠。奈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



成。亾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僞。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彼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未樂。到今。止於馬步相參。教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咈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陣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畧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避。何以乘危禦之。開闔竒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濶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

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  
防衝突若追遂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  
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  
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使其已之  
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卽入貢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  
復遣其使赤兒米卽等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飭  
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歿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  
須朝廷遣使往諭之卽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  
赤兒米卽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  
力最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搆亂宜先究招

其使然後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視如禽獸不足與較况哈密夷衆流以老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撫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上議處地方事宜從之初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荆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

設守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爲不可行詔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預防今兵部旣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譏察兵牌人等令修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員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

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致仕○刑部右侍郎林鶚卒○十

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以舊印鑄上○陞撫治荆

襄右副都御史原傑為右都御史賜之璽書○十二月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倪謙為本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錢

溥為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謨為禮部右侍郎

仍掌監事○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陞巡按御史吳宏

為大理右少卿提督鄖襄等府軍民事

荆襄流民自朱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為憂至是都御

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爲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閒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栢南名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卽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

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達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之功云○勅吳道宏曰今新設湖廣行都司鄖陽府并荊州襄陽河南南陽陝西漢中西安七府所屬州縣與鄖陽接壤四十餘處地上廣闊山川深險先年各處流民已該都御史等官審勘其應附籍編入版

籍者。已令爾提督典牧之官。用心撫禁。但近年山東河  
南荒歉。又恐饑民潛來趁食。嘯聚為盜。勢所必有。雖有  
三省撫巡等官。平時會議。往返動經月餘。若一旦有事  
何以克濟。守土等官。合詞來聞。特陞爾前職。仍與鄖陽  
府住劄。專一往來前項地方。巡察奸貪。撫安人民。整飭兵  
備。區畫糧儲。提督各該司府。撫治流民。官員修理城池。  
禁防盜賊。作興學校。清理刑獄。使編籍居民。各安生業。  
仍時常省諭軍民人等。不許收贓。應禁之書。及捏造妖  
言。冒干刑憲罪。及身家事。有應與分守太監。章貴會議  
者。須公同計議而行。不許偏執。悞事。倘遇草寇生發。卽  
便公同章貴量說。所部官軍民快。上緊撲滅。毋或坐視。



致賊滋漫地方。其有應與各該鎮守巡撫等官會議者。須從公議行。凡所司府軍衛有司官員人等。有犯應拿問者。究治如律。應奏聞者。奏聞區處。爾受茲重託。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務使軍民得所。地方寧靜。斯爲爾能不許輕率。處事垂方。致民嗟怨。有壞地方。罪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耿裕陞刑部右侍郎。○命巡撫延綏副都御史余子俊移鎮陝西。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

一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加服袞冕。中一籩豆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

敵堂下之樂。而于羽舞於兩階。今于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夷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訥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廟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邊豆佾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居下。宜令太常考正。上從之。洪謨又請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邊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輕重。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袞冕雖通。

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  
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  
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  
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  
冕已用天子之禮侑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  
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爲十  
二侑數爲八則侑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  
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  
宜從所言其籩豆侑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  
此制

置西殿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後上自銳意欲知外事  
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  
者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  
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采  
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彙以毆死人命蒙刑部錦衣官  
勘提彙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瑛託錦衣百戶韋英  
營解適英正欲從汪刺事而無由卽潛報汪謂彙東楊  
少師之魯孫家資巨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  
諸火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  
納亡命下海謀不執汪甚喜星夜馳至韋家酣酒發官  
校掩捕彙等就韋舍鞠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單擬送各

當道士宜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  
皆與焉。明日汪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畢與備嘗刑具，如  
所謂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上琶，遍身骨節俱離寸許。  
汗下如雨，幾必復放。如是者三。妾供寄在其叔武選主  
事仕偉處，令數校徑往兵部，捽縛而來拷掠。如畢，又令  
當駕數十人圍守仕偉等方黎明，數校突入室，一妾以  
身捍門，妻倉皇攬衣起，及四五妾婢，并獲至厥。汪畧加  
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笈，傾罄榜笞，拷掠晝夜，苦楚實  
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三日畢，死於獄中。汪召御  
史相驗，則罰跪數刻乃什，而司禮太監亦良。汪詆毀避  
嫌，莫敢齟齬。遂遣錢太監同英馳往問時，勘提官已

械畢父致仕指揮泰等北來英途中輒具本瀝奏勸提  
官受賄回護俱坐謫罷及至華家盡沒貨財人口赴京  
往還所過鷓張虎噬有司賄贓狼籍送迎笏午又搜得  
畢每歲賄結巡按御史及在京當道簿籍揚言面奏聞  
者心驚魄喪及抵京英欲持以挾賂已而自敗人痛快  
之泰至歿于獄人口悉發寧家惟二女婦以死歸外所  
續獲解至乃發浣衣局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二月戕寧王莫培樂安王  
奠壘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  
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

仍命皇親文武羣臣議擬各罪。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宗支始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紀。革祿米三之一。仍下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浙江山陰縣地湧血高尺餘。○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星。○夏四月進商格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珪戶部尚書劉吉禮部尚書。○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爲南京兵部尚書。

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兵部正官乃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撫治荆襄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來密通內閣學士劉

珣沮之珣違衆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

汪直今韋瑛執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西  
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剛使安南還刑部郎中  
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汪直並  
今韋瑛執繫西廠獄○御史黃本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  
汪直今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爲民○五月罷  
西廠

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商輅上疏言  
近日伺察太煩政今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洵不  
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  
韋瑛王英輩因條直十罪其一曰舊設行事人員專一



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專却搜尋細故凡街市鬧殿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捶楚或煩瀆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其二曰職官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拿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欽家俱拿到廠監禁數日輒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拿擅放恣意所爲紊亂朝政莫大於此其三曰官員犯罪追賊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封兵部武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寅夜越牆

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其四曰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舉令人跟緝鈴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其五曰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卽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采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其六曰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驚疑各王府亦未免

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卽位之初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其七日河南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卽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其八曰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入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

之聞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得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賚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其九曰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畱從征僥倖得陞前職夤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爲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門戶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爲其十日臣等訐此等事情非惟與事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

七月以後妖物出自西北遼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柰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間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問。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

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

兵部尚書項忠除名

汪直掌西廠時。一日司馬項忠遇諸途。既過始覺。追回下輿謝過。汪不爲禮。既辱項於朝。復尋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辭色甚厲。項亦不之禮。王越垂涎代項復毀短之。汪以是銜項。日拾掇之。危甚。初商輅會同閣上疏請罷西廠。王越早朝遇劉翊劉吉。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爲亦

論列乎珣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項亦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冢宰尹旻不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別尹卽潛報汪直會商輅疏上。上令直回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外臣意實內臣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嗾且中黃賜以他事遂攔賜祖生於東華門外不容進見調出南京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辦頗通文移詞翰直信任之得授錦衣衛副千戶西廠雖罷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動靜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

綬於鎮撫司問刑直銜忠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銜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鄭鏜御史馮權附直交論忠違法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綬乘構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衆知直意無敢違者獄成竟革忠職爲民姚璧降調璧爲先尚書姚夔之子尹旻素與夔不合遂擬調璧廣西思明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御史戴縉請復西廠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薦臻伏蒙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



臣革河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湯曇余等之  
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釋馮徽等冤抑之囚禁裏河  
害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柰其部下  
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蒙俞允卽將西廠革罷  
伏望推誠任人及時修政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  
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  
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覩倖進先以奏草  
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苛人不堪命  
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端實肇於縉

陞御史戴縉爲尚寶司少卿

縉欲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大學士商輅加少保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董璵爲楊暉送金帶一腰於輅輅卽峻斥不容入門汪直因以誣輅有司禮大監至內閣議他事輅因自白曰輅縱貪濫豈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旨安慰然心不自安同列又從旁切擠之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安遂爲首相

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時王越等一二大臣首附汪直諸大臣因之相引結納有異已者嗾御史馮權等排之許各自陳於是董方薛達李賓相繼而去馮權陞大理寺丞以其首爲鷹犬也

山東左布政使陳鉞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至遼東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既至罰馬俾復蒞戎政各官輸罰馬價皆剝諸軍士不復顧忌馬文升防胡還京以十五事上陳因請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遂與鉞有隙

以翁資世爲戶部尚書改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爲刑部尚書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京師兩錢○秋八月陞吏部侍郎陳俊爲南京戶部尚書○是年令京官十年一考察○滿魯都札加思蘭遣使貢馬

滿魯都札加思蘭遣桶哈阿忽刺千七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虜中相猜札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

洪魯都爲可汗。恐衆不已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幹亦  
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卽加恩。蘭匿不與。遂  
相讎殺。

冬十一月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

巡按浙江御史侶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  
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  
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爲非時。乞加修省。事下禮部覆奏。  
近年抗湖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預爲  
警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修省。伸寬  
抑捕。強橫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命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教官。

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爲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

江左陸翀之全校